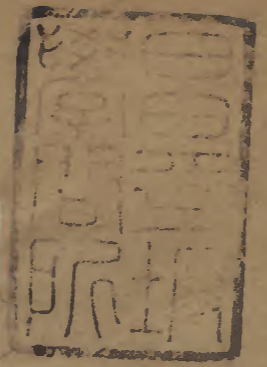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九十七八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三四函架	三九二冊號	

庫文閣内		漢書類
三五函架	三九二冊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57)
函號	315 136

315-136
57-64





時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九十七

行狀

淺草文庫

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營

田使無行書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

劉公行狀八平文作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

城郡夫人

祖韜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

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

朱文公

朱文公

二

劉廷用

父子羽故任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
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為建人
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直員靖康中守貞定有功京城失守
虜人得之欲以為將相差我不辱而死少傳公紹興初佐川
陝宣撫使軍事保障梁元為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
奇質英晤絕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
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為不可及始以忠顯
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
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社門讀經史書
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

赴遭外艱既禫而韓國夫人薨持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
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為其父作謚以公不亟
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
崇道觀召為大宗正丞不就職改秘書丞兼權吏部郎官
即真尋除監察御史避位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
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
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此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此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
檢柅吏姦故因其引嫌使委以選事兼權秘書少監遷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虜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
北向以雪讎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

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為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詔乃以楊存中為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劉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意專為浚也耳宰相曰公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為國家計故不為張公謀若為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珙如初存中命乃寢未幾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立建王為皇太子今上皇帝既即位詔公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為釣敵之禮虜意不可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毋夫

入戒家人悉裝葛蕪副以行曰籍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某者以選置官屬不公抵罪上以公辟召無所私手札褒諭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為對甚悉會有太白經天旱暵飛蝗之變詔復問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螽蟴氣也今仇虜窺觚哆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剝削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土未復地狹民貧而費用日滋征求日廣為監司者不郵郡為郡者不郵縣為縣者不郵民至或重為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於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

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
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鉅賊吏以厚吾民
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
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
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
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廢乎其可銷矣間又
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易之策今日和
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
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
虛文專責實効使政事脩舉國勢日彊然後三者之權在
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自紛紛於末流而於其本
未有言者臣竊爲陛下憂之上皆納焉故將印師中死其

家請以沒入王繼先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
柄無尺寸功貪饕刻剝爲國家歛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
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楷程被詰亟奏俟罪
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迪功郎李珂者以關通近
習得補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
至卑不繇召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
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陲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尤當
審擇如珂小人非惟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撓其
事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
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陰
與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委事
僚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情於事或不屑爲

者既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斂
手不能有所爲人始大服先是吏貪猥衆公視貪外置者
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
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飢官吏不之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
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怒奮起爲亂衆餘萬
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慶肇慶封梧賀州之境
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斂民間金
帛賂之以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
實聞賊遂犯宜章陷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
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
以五月入境則賊衣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
且檄鄰道謹斥埃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實奏請下荆襄

發卒奔命又歷此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
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
敢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
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
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
使部將趙彥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梁募有生
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
給捕者不數日彥等擒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
首於市餘益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
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
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遊奕軍統制田寶乃以
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

知其暑行疲怠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
軍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饌過望諸軍
益喜盡死力欽故羣盜揚公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
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境中凡軍民討捕有功
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
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
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寬等於桂陽鄂
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拒宜章大路以分賊
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宜章八月鑿龍岡下賊兵
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
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進至莽山賊徒曹彥黃
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

酋豪而其支黨悉從者尚衆皆竄入山谷間公喻欽等卻
兵而使人賚榜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李金
黃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
田宅蓋以千數車彥黃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既乃第錄
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
三詔以爲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
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
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
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內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
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今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
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爲請
於朝曰今欲懲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若擇守宰寬賦

歛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
 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靖忠
 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特訓習焉於是湖南
 隱然為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
 有嶽麓書院真廟特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
 新之養士數十人延禮修士彪君居正使為之長而屬其
 友廣漢張侯拭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
 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
 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
 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弃僉謀徇私見而有獨
 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
 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絹退刑

和糴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宜遴選武
 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為將副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
 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脩矣
 上然其言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於
 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為高帝
 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
 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
 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
 我唯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
 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
 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
 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於我常整整而不紊

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為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脩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

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柰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之高光肯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為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軍王而已軍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脩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為也上以公言為然四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叙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

錢又蠲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
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庶退爲已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
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
也以是近倖仄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先是潜邸使臣
龍大淵曾覲者憑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
一日發寤逐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覲欲還之公力
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
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機事進退人才則臣懼
非所以增盛德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爲止
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謁告至滄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
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
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

何自知之上以其告公又請其所以爲上曰卿自問之公
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續使對琪
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無何楊守
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
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
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
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
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如此則或須
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邪公即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
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
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
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竊恐小人有

因疑似微以姦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不悅
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
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
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
學敦本節用虛已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爲獻上
蹙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
矣隆興承前帥刻剝之後場務皆增新額而輸租更用方
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罷之屬邑奉新有復出稅錢三
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有視正稅且
什四歲又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蕪所攤固不可得
而失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
役足錢之弊人或爲公憂不足公量入爲出用度未嘗乏

也暇日咨訪賓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
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
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
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入付一二事使平決之有司供
具飲食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閱視默
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明
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
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諉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
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圖回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
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
累年不得歸父子至不相識公奏爲半年番休之法春夏
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

家子敦樸豪勇又有土著常產自愛惜且居近邊知虜情
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爲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
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爲隊隊有長四隊爲步部有
將縣置總首都副各一人當教則郡爲選官訓練已事而
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
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內艱又明年
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
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荆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
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民國有常典况吾大臣義當體
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詞
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
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

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
也今以陛下威靈遠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
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
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
以事君可知矣况陛下以天下奉兩宮之尊而以衰經
不祥之人筮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
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爲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
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覆慮思而卒不敢起也抑陛下
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臣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
詔哉乃手疏別奏以聞其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
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
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

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鞏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為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關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使在我者洞清明而無一豪物欲之

蔽亦未嘗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七加勞再三進職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公舊鎮威惠之在人者久而愈深及是再至蓋有不待教令而寧者而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縣至二千人除道路毀屋廬數路騷動公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為也哉歲旱公亟遣官吏行視蠲放田租聞郴道桂陽民飢則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賑之且慮山谷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鹽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揭榜喻以自新

聲言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
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毋遏其塗
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者無幾進兵擊之盡擒以
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類
支改等復入境後帥曰此前日養寇罪也吾必盡誅之盜
聞其言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
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為費以數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為
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
守始至孔目吏有為姦利稔惡數十年者杖而黥之一郡
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戶夏
稅為錢六千萬納絹二千疋綿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田蠲
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

豆草麥麥布租稱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屬州視其所
租頗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止流稅米過糴違者劾治
如法即在他路亦願得以名聞請其罪詔從之得商人米
三百萬斛貸椿管及總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又
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督舊逋以重困飢民
借常平米付圩戶墾塞缺漏籍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
日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當賑濟
者若干戶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又運米村落從
奉價賑糴合十餘萬斛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置局府中
以通判府事趙善珏觀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授李宗
思新楚州教授劉煒領之而分遣羣屬循行境中窮山僻
壤無所不到公又憊心疲精廣詢博訪夙夜不少懈凡官

吏奉行之不謹民間冤苦之無告幽隱纖悉無不畢聞縣
給印曆親書所聞告諭獎詰絡繹於道無不切中事宜者
蓋本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人人爭效其力如辦已
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搶奪
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喻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
二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
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不能償
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至於蠲租振廩其費又
數十巨萬而軍吏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暨者被旨甕城
面文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後不及
民又償前帥所負內庫錢三萬上積公勞劾賜手札勞獎
賚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

明道程公先生嘗主上元簿即學倚之且刻陳忠肅公賈
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竄迹尺籍
中吏不能禁公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盜皆相戒
遁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文殿學士五年閏
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
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為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奏
千餘言首引恭顯任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
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
飢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
離咎皆在是願亟加屏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
者則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
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衆賢彙進而羣小黜

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拜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為言然後以家事為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計聞上為震悼始從公請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社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表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歷之原公所命也公為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友

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蚤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出疆侍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喻以恩意責以義理反覆詳盡至或深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往往失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啻如已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游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小失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南豐曾搏於湖南幕府厚遇之公去搏為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為辨理得伸而要路有忌公者奏却之蓋其意不在搏也公不悔遇搏益厚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

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
務在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舉其侍上語每及沃
復大計必以脩政事固根本爲先辭起復手疏盡發當時
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誤國之姦大臣蓋不悅而上獨深
察其忠其在方鎮愛民戢吏平訟獄理財用治軍旅除盜
賊皆有科指而尤以敦教化厲風俗爲急務蓋其生質雖
高聞譽雖蚤而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益
深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
者平日固多豫附其不能無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
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慘然相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
壯忘身憂國之臣也所臨數鎮民愛之如父母聞計有罷
而巷哭者至於諸軍將吏外暨夷狄則於公家威名義烈

亦每訶今劉公於延康爲何屬也延康蓋忠顯公舊
官云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
闡色當世尤稱其得體而平居未嘗輒爲無用之文間有
應酬之作隨輒棄去後省駁議又多削藁故今存於家者
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内外制二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
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空言也抑謹按令甲考公品秩實
應誅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
故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考
功并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弗敢盡著
尋第錄別上謹狀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珩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聳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謙公天授父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彥質范公冲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社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

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懇懇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在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脩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君先以馴行稱龔君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大夫入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爲榻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先生

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為大理司直未行政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為恠會次當奏事發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為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

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眾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愉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矍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抽取其要附以已說與它文章藁藏于家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洒掃之後而其事先

卷之六十一
劉氏傳

生爲最文先生葬時親仁尚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
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
謹狀
淳熙五年七月日門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
熹狀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邑里之居
第未冠繇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

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
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
政郎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
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
曹兼領史職如故與脩書宋寶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
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
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
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舉子文
即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
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
出塵之趣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
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

之方至而奔騰變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
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
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
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
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
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者既又得浦城蕭公
顛子莊劔浦羅公從君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
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刺厲
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
誠意之地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
蚤夜其間以自警鯨鯨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
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

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彀矍於
楛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嘗以謂父子主恩
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
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
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
忘其意豈特爲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之干
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朝蕩覆公在尤
漢方與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諗者公聞震駭投
袂而起大慟幾絕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寇
賊縱橫道路梗塞固不暇於博求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
用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困於塵埃卑
辱鋒鏑擾攘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

卷之九十七
三
劉定用

從筭商之後於嶺海魚鰕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詔出御史胡公世將撫喻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說之曰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曾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溫劉裕雖能以江漢舟艦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今進旣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河以赴

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爲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竒其言壯其策歸即以聞於朝而臬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滯筦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即對言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覆馳騁辯說縱橫出入古今證驗精博日未昃奏篇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

宋史卷九十七 吳元清 劉逢淵

西督川陝荆襄軍事欲奏取公爲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
既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對時上已
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
原國勢亦小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即
奏言曰陛下以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
茲而民困兵弱虜僞侵凌戡定之勲久而未集意者陛下
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之學垂精延訪
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
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虜僞
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
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息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
之蕭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而猶屬

夫計畫之間或亦精審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
曰人主操大權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
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機之
務決於早朝侍立逡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
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論之列仰指
在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羣臣博求至計然後摠攬參訂
以次施行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
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
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
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
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
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

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論无帝肅宗之失而尤以无帝區區僅保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志為誚乃詔致公京秩仍典校中秘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恟疑異議蠢起張公至為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還建康以自衛公深以為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於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為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棄吾之卻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入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

累歲安集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即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虜衝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虜以乘吾隙議者方以為憂而虜反忌豫強將不可制一旦執而廢之遂不暇以我為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筭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顧望中原坐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即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既以行險妄動而及於敗為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

其弊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釁則是二者通爲一說而無
所偏廢蓋能夙夜憂勞率厲衆志則未嘗不待時而不至
於媮審知彼已必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
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求逞於讎敵而有不得志者臣不
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
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
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
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
自聖志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少怠忽凡事之
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
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媮俗撫循凋瘵
之民淬勵士大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

後謹察四方之釁投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天地之殛則
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
而寇至輒謀引避既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
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
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
不能詰公於是又言陛下有爲之志未嘗少衰而天下之
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効臣竊
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以爲陛下誠能並進忠賢修明紀
律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令所
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卹匹夫徇私之怨則威令
必振國勢安強雖桀驁之虜亦將斂衽而退聽尚何病於
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郎兼昇史筆而常公

猶以為此非所為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
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
而宣仁附傳實公所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
為尤重而公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
免頗為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既而虜人亟遣
使來請和趙公以議小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檜始顯政
事遂決已和戎之議矣虜使名稱既不遜而所責奉承
之禮又有大可駭者於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洵洵欲為變
夜或揭通衢指檜為虜謀都人洵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
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理凌公景夏常公明范
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虜人方據中原吞噬未
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紐於荐食之威

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為和之說以侮我又慮其
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
說以撓我耳蓋虜人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
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
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
為吾為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
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
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常置太公
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為之
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尚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
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鳴蕭之士使
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

以觀矣其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
之手檜雖持其議不少變然虜人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
逞者論者莫不壯之然自是之後邊備遂弛士氣益衰而
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為諱正墮公等所憂撓我之計檜顧
自以為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公因是亦數自
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欲引以寘近班以是
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虜使再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
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運十年于茲雖有大有爲之志
而於天下國家所以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今者
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以歸于我
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而使陛下
志將有所使此萬世一可也然天一

以者

正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
疏而用計有未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
陛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
以自竭于下然後摠攬羣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
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講心之議猶欲
三致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
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
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
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
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
亦皆當世之急務又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己其於
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

朝廷用

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
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
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
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擄之怒公愈甚十年春
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遂爲罪而出之外
郡然公去未幾而虜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
道大入如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擄亦不知
所爲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
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東拔兔練
之餘以故關陝順昌索臯之師連戰大捷虜乃引退復議
講解而祥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論楚漢強弱之
勢然擄遂掩已失而冒以爲功公奪主權肆然無復有所

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爲之屈遂自請爲祠官屏居建溪之
上月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
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
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爲平緩而詩律
亦益閒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
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擄
遂顛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
荒小亦棄置閒散迄擄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
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意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
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
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
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

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嵬瑣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
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
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素生晚不及於聞
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
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懷源冲劉公勉之
致中劉公子暈亦冲篤以其子而顧謂素往受學焉其志
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
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
吏部侍郎徐公度欲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
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藁
而今序則直秘閣傳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公詩高潔
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

切事情亦爲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
父處士確有高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
約中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親下逮妾媵僮
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
致仕一女子嫁故瀏陽縣丞劉子翔蚤卒孫男三長塾亦
蚤卒次塾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其婿脩職郎劉學古
迪功郎黃榦進士范元裕曾孫男五鉅鈞鑑鐸銓女九長
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
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
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
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日奉而遷于武夷鄉
上梅里寂廬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

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識耶不肖子
素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具著聲烈以告萬
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議大夫正第四
品準格又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
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
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年十二
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州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
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
纘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

君朱氏父諱漢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
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
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
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湯文靖公之門遂往
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
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
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
十年筆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
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
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自建安
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

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闕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
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
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
汪公為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做護喪事躬
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
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來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
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
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
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
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必
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

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
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
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
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析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
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
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
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
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媼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
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隣里先
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
處食飲言笑終日汨汨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
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

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
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
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
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
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
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
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
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
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灑溪周夫子肯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
存此於肯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

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善終
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
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
見其為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
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
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
處豈能無失邪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
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
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
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
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

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
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
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
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
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
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
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
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
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
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
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道之所以然者蓋辨
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

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洪
縣鄧迥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
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
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
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
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
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
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
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
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

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窳安之事謂熹承學
之父宜知先生之蘊使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
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為
不父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詳然未能有以得
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
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

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珠故不仕祖彥嗣
故不仕考舊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汝楫字濟
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屬官嘗
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
恭事代為漳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陞從政郎為汀州

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追榮
其考妣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
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
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
使其弟為奏上請得致仕即未報疾革召親戚常所往來
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
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勅所至有能聲為大府部刺史所知
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為辦治日以謹力在
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為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尉老
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羣黨攘攸為姦公悉
禽取寘之法民乃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
林公適守南劍翰林基公宗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

化興學校治復至聚經子史氏羣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武為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閭非歲時慶問未嘗出入閭巷諸公府鄉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趣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為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郎致仕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忱以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薰之來此不及拜公笑公嗣子忱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薰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薰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忱所論纂具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次乙亥人日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主管學事朱熹

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疇朝請郎右文殿脩撰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

父孝温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

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

羅氏世為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勿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辟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為文

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
爲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既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
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
功郎福刑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
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爲嶺徽以西一都會民物繁
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
多公財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
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悟意竄斥係踵南來道出府
下若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
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歎公度民
且饑則先事爲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贖事無鉅細必
躬臨之不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

計惜而曆置纖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
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徽
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寘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
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
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
數千人以歸和羅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穀
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
而吏部侍郎王山江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參議官以行軍
府之政必以咨焉江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
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爲
多也嘗衛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
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

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
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略盡
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為言
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遊宦蜀土貧
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
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
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忽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
竟可無憾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
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
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橐中獨有書
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嘆以為不可及遂

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沙縣嚴地祖塋之旁公娶
陳氏子齋先生之兄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開曰闢孫
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沉静寡欲其處已待人
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
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
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營周抹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
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
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
勝槩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
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志與其所學有
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已之大方張公為手書
所為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

李憲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
嘆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
益堅在掛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
且亟稱道其爲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
尚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入罕識之公獨以坐曹
決事之餘日往從之遊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
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
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爲於
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
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
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湘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閑大有
餘而宋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

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
生爲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
所以勸勵從吏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
舊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旣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爲特用又
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爲諸孤旣號哭受弔
則以公從弟順所叙官閣梗槩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
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旣趣以就事矣惟是從遊之晚
於公之行治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失將無以備采釋爲
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財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
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爲人

所稱讀書務通大旨為文恢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喻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糶上安下濟邑人頽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既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旣况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為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罹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

間轉處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希薦為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繼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為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脩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父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

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却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閩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脩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蹂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屬爾况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幣賜虜

中大臣主兵者公爲上言仲賢輕僂無恥拭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揚存中爲御營使恣撻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擬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

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長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拭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脩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卻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

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欲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它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軍詔諸以長秋爲官者損其七人它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旣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

論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
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
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
其警敏冀可責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
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
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
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
椎頓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太癡恐誤
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以上
語諭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王以王之望爲諫
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
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

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稽姦邪百
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稽大愧恨至
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
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戍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
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爲宗社計也虜
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大學諸生數百人
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
之望尹檣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
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畏之公至建寧一以惠愛
撫其民如爲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
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
既亦卒無稱寃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

不倦幽隱畢達欲行部輒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
張諸州以例致餽一不受作觀風七詠以示敦本厚俗之
意轉朝散即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即
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
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
力爲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點集恐徒
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
災秋稼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蠲
租賦賑流冗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脩國史轉
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
宗多創攝局以私親故秀守徐歲遣吏持錢買燈都下聞
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政

曰官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
薰取天下賢才寘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
象見則治効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
庚午大雨雪公求對極陳祗畏天戒飭正廢事之說時東
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
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爲恢復之漸而小人乘間爭售
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斂擊刺之術皆狂妄
率刺上未之察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
極論之上始開寤遂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
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已爲之上然
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以唐制轉東南以餉京
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祖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

口諸軍應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况正志
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
賈以自爲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寬法之未密
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
上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
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喻公若曰都俞吁咈
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爲高耶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
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爲公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
遂以罪竄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爲上言曰蜀漢之兵
可以窺關陝荆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
徐三者之勢相爲犄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
節制而荆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

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爲之可乎公曰
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旨其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
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
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爲一卒優其廩犒以故驍勇競勸
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
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爲陛下拔尤取
穎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
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脩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
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昂請真俸事
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閔門王抃招納妄人
謝顯矯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
皆處駁議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

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
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
詔趣行仍令州郡敦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
之意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
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
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
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
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
効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
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
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
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

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禁屋民不聊生死
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
能而張拭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
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繼之張
某適罷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
帥而內外諸軍股削士卒專事交結不脩軍政欲卹軍情
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
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
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累臣
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
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而速爲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
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

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
監司之非人申文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
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為者矣疏奏上嘉歎
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
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
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
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
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屏醫却藥湛然無
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計聞
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偽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節
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
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

盡不為事其計皆自懼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援引
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
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隆
興中協贊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
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
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
蓋公嘗為人言先儒有論為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
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
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
為哉公敬遜誠慤非欲以大言夸世者爾其語如此足以
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
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戇矣曷若退而疏之之為

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
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
所為奏議及它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
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勅賜
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戡進士吳洎孫男七人
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城鄉
疊石山之原以熹尊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事將以
求誌於作者請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熹不得辭
謹第錄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月日前左迪功郎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裴字晦叔世為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側祖
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踰冠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

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為要遂捐科舉之
學曰此不足為吾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
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遊既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
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
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
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為宗也其為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
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
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
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人葉公賢君為人妻以其
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
以是為脩士鄉鄙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眾亦無不
往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

入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
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
公珙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
之敏始以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吾先
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
高其義不強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
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日與
賓客從容其間講道讀書間出詩篇以咏歌其所志蓋儵
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
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傳纔六歲一女亦
尚幼君旣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
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梅橋之原

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
於素曰果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
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于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素
於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
此以備采擇然敬夫與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遊久於素
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謹狀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考異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上以公奏云宰相下一本仍有宰相

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傳

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

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

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

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
 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
 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
 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
 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主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
 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
 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叅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
 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
 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
 意警拔故叅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
 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
 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朝廷

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邴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
 乃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懋性剛
 介對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
 聞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
 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公奏出公
 手輒報可他人為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
 兵禽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
 撥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
 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
 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
 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
 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不甚相知

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
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
每語人曰自傳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
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
護其間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
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群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
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
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賞來奉公公亦竟不受
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竟
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
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昇軍中後十餘
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
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辜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
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
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
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
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
嘗欲權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
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
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
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貨鉅萬上
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
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

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
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氏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
公曰某為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
分星為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為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
以壽公而非敢以為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
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
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
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
酒為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
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
為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
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

三丞得通用蔭補入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為郎
况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蓋亦
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闔
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
又或陰中公以為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
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
矣會通判衢州汪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誅謗且有
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文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
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
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
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
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竟然

猶慮不免為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
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怒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
又為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
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涑刑部韓仲通實主
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涑被逐
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効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
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
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
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為言遂奪公官
徙融州為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
乃友為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卻酒肉屏勝御獨與一浮
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

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
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特一念親
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
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曾國陳文恭公曾公亦素知
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
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
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
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為言者
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為吏部尚書
雅知公之為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
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
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陸辭

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臯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避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慙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

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汚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犇走闕下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迺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

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
即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請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
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懼
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
遂請于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
副使陞辭玉音褻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吏故
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秦甚閩中去朝廷遠
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
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
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
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叅伍其說大抵皆
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

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
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
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
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
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樽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
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
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
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
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
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
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畧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
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關守公以郡屢易將帑

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
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為郡
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
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為轉運判官
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百歲小不登公
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為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
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
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
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殺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偽首則
殺人者可不死而卒臯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
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
事酒官有為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賊

臯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
立命械治獲其流臯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為皇帝萬
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
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
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
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
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
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
年齋閣迎新俄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
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平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
因事而顯耳復為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
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相諱之公奏請募海

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
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為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
為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曹覲先來
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
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為郎復嘗遇於
客次覲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
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閣門官子弟有使本道
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覲及從官
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
旨亦以入直辭諸人自有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
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來
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及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
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
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
使者例不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為剖決
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或望
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為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
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
其人即論公前使閩時推行益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
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
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
益自知果不為世俗所容乃復求為祠官得主管武夷山
冲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

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
泉守為擧則又以中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
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為中間乘貳車
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
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
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間益無
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唱酬詩什以相
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
也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
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
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內與訣既而劇談詠
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

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
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
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
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
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謹次適進士李申之繼
室以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
育良尚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
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
比興之體閒為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
祇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遊相與
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
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為之

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畧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賊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鄒瓊等叛書已聞矣叅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為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為不亡矣虜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畧因策虜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顏亮果為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觀自福州召還公

移書丞相陳福公為言觀入必留留必為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為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漑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嶠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為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為三十有

三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素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素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畧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入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而愈深獨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碎咎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白公無辜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此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

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乘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勳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備將以兵戍發原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鼎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將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

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維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
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者
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
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
金軍前通問副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起
戎爾其遠效侯生御木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
本倫張檀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
虜相粘罕于白水濼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
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
甚悉紹興壬子之歲虜忽遣中來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
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
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一自與以必記

且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
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
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
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
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
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
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
此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
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
反從申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
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
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且移書虜用事人邪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
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
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
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
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
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
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不能仰視
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
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憤鬱
愁歎無鬱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

中名王貴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
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
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
再使使賁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
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
虛實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
以公奉送徵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
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
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竟消
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
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諭以
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

充至詔公子棟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棟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輜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迺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入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譎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

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宗平孫益孫五臺僧真實丁氏晏氏女關進朱勛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

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厄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林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爲者其氣質雄渾援摭精博明白疎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怪竒澁之弊特存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府舊聞三卷續龍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

清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往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棄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而遽以臯遂令密院檢詳尤公表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縣積善峰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

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
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偽官
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
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喻從史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為功還朝所建
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必期有以
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志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
作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嘉賜賚甚寵而不
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小天哉今葬有日宜
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小王炳所記行實一
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公伏惟幸哀而

義之勸謹狀
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為萬世臣子

廉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
汝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
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
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汝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
通判慶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
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
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朱子大全
卷之六
一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怒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珣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手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柳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書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終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遂亦感悟因得不死在柳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冀違教命蓋不唯以抵辜為憂實以汗善政為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

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
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超尤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
寓以瀛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
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
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
壬申伊川生於明道
二年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
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伊川先生年譜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關
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意靈心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生方主教導嘗以頤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文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記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又按公家傳云公判太學正先生固辭
公即命駕過之又按公家傳云公判太學正先生固辭
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一有四特立之操出群之行
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注來太學諸生頭得
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
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迂
士曲儒徒有倫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
用明道行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元豐八年
材薦數十人云以父喪第載暨弟頤爲補首元豐八年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伊川先生年譜

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

臣等竊見河南高士程頤力學好古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

按胡文定公召命羅以不次官

其神淵妙言行相顧無中義在躬而

又謂勸講必先王之輔養聖德啓道

真儒又祖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

賢文又祖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

所學真得聖人之過致思力行非有

之道又有謂禮作樂之具則先問其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才則

進之不認是初若聖人之道專此而

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聖人之

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恩特
以見之誠尚高賢而陛下使天下言者願陛下心於盛德也然臣
區區之誠尚高賢而陛下使天下言者願陛下心於盛德也然臣
言問之誠尚高賢而陛下使天下言者願陛下心於盛德也然臣
德之曰又而潛神績慮之明深靜而闕其一人臣以順抱道養
必有嘉言以美聖聽此臣一見而後命之官則順當之而
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此臣一見而後命之官則順當之而
無受之問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
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
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宋史卷九十八 文獻通考卷九十八

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
 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論先生辭甲君尊未命而論
論軍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克崇政殿說書見實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
 如此乞今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必
 輔上德親文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
 子監條制見實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敦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
部尚書胡未愈謂先帝崇士以學教人以經一二舍科舉因
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試先生謂不宜改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
 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
 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
 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
 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
 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

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極垂簾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
 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
 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兼數局如欲使兼院之數吏甫一切受之乃伊川先生為
 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因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
 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苟祿
 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
 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
 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
 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
 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魏文而其為
 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數服見胡氏論而哲
 宋亦嘗首肯之見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語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語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履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

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君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語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

卷之九
三十一

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衰賤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錄王公繁年錄亦自云臣素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傳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故臣察稱賀誌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被才了却往是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程頤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于膳詰之曰平日平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素黃輩食肉又解于緝傳言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齋饌然以兼攝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曰門人未公談華街之遂立敵矣是後蘇饌亦不行又語錄云門人未公談華街之遂立敵矣是後蘇饌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蘇饌為某官蘇右丞阻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類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一日赴講舍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慈凍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開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意又言曰公之言曰文仲傳載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大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大史家傳云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聞之美事而後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順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

謝

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未嘗
 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
 供職不父即嘗致仕也未詳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臯罰而叙復過優記又云復
 亦未詳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
 之羽翼事下河南海體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錄語五年復
 宣義郎致仕錄見實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
 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
 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
 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
 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錄實於疾

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
 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
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
 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
 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
 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惟伊川曰朱公接見明道于汝
 子立侍不致夫揚中先生來見伊川曰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
 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晝年
 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至死不及用先生既沒昔之
 從容爾明道則已枯問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
 也使及用於元祐問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
 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
 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
 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
 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喬異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
 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緇

素冠潔必整食雖簡儉疏飯必潔大中年左右致養無
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
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顧而集或曰
謂伊川才大以之通變不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諭母
右錢以鐵幣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諭母
無利也後止伊川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諭母
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
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者曰此乃國家之直者
平則益易洩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伊川
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溫公大
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彼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
然之既改數年終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
矣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郎肆生業幾
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
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瑳

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
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
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為謀婚逃避累
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
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美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
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當課比終制而歸
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
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
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為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
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
顧公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勅汪公後登二
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卧

者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爲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宍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辜公爲變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群小破散然後得免

兩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從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爲悔也此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華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持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旣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固居劔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敢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翫風

寒泉之恩因書此以遺廉園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
厲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蚤
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為更名林
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為
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
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
慨淒切絕不類世俗音調間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
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
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
為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武仕太宗朝為某官國史
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為聞人海陵胡瑗先
生所為紀墨莊者也至子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
脩飭能守其家娶長垣趙氏實員興孫作先生外孫女讀
書能文生子和為入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
粹不為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
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戶掾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
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
音讀訓詁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
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郡守劄刺
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
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為哉命悉撤

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古人爲己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耻狗時俗者皆棄不錄於是老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室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羸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

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淳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覓錢斗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迄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清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開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搢紳先生多慕

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成都劉惔
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何可悉數惟劉氏
自木宋時歷嘉祐元祐盛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
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
者少矣及卒丹稜李肅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栻
為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子和也新安朱
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廢為士者未嘗知有學也
士未嘗學而強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
識子和而識其弟且得贛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脩於
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得其年究
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為之掩卷太息因劄其大者

卷之五

十一

